

雪心賦是一部堪輿必讀書，唐代昭文館學士卜則巍所著，但亦有云出自宋代儒士之手，難以考證。原雪心賦全書一共只有四千九百五十五個字，標點後得一千零四十五句，是一部歌賦體裁的風水典籍字裏行間揭示出先賢對風水吉凶的看法

第一章 山川理氣

蓋聞天開地闢，山峙川流，二氣妙運於其間。
一理並行而不悖，氣當觀其融結，理必達於精微。
由智士之講求，豈愚夫之臆度。
體賦於人者，有百骸九竅；形著於地者，有萬水千山。
自本自根，或隱或顯。
胎息孕育，神變化之無窮；生旺休囚，機運行而不息。
地靈人傑，氣化形生。孰雲微妙而難明，誰謂茫昧而不信。

第二章 地理要略

古人卜宅，有其義而無其辭。後哲著書，傳於家而行於世。
葬乘生氣，脈認來龍；穴總三停，山分八卦。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昧於理者，孰造于玄微。
惟陰陽順逆之難明，抑鬼神情狀之莫察。
布八方之八卦，審四勢之四維。有去有來，有動有靜。

迢迢山發跡，由祖宗而生子生孫。
汨汨水長流，自本根而分支分派。
入山尋水口，登穴看明堂。
嶽瀆鍾星宿之靈，賓主盡東南之美。
立向貴迎官而就祿，作穴須趨吉而避凶。
必援古以證今，貴升高而望遠。
辭樓下殿，不遠千里而來。
問祖尋宗，豈可半途而止。

祖宗聳拔者，子孫必貴。
賓主趨迎者，情意相孚。
右必伏，左必降，精神百倍。
前者呼，後者應，氣象萬千。

辨山脈者，則有同幹異枝。
論水法者，則有三叉九曲。
卜雲其吉，終焉允臧。吉地乃神之所司，善人乃天之克相。
將相公侯，胥此焉出。榮華富貴，何莫不由。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毋忽斯言；得于斯，必深造于斯，蓋有妙理。

第三章 論山水本源

要明分合之勢，須審向背之宜。
散則亂，合則從，群以分，類以聚。
是以潛藏須細察，來止要詳明。

山聚處，水或傾斜，謂之不善。
水曲處，山如散亂，謂之無情。
取小醇而遺大疵，是謂管中窺豹。
就眾凶而尋一吉，殆猶緣木求魚。
訣以言傳，妙由心悟。

既明倒杖之法，方知卦例之非。

山本靜，勢求動處；水本動，妙在靜中。
靜者池沼之停留，動者龍脈之退卸。
眾山止處是真穴，眾水聚處是明堂。
堂中最喜聚窩，穴後須防仰瓦。
更看前官後鬼，方知結實虛花。

山外拱而內逼者，穴宜高。
山勢粗而形急者，穴宜緩。
高則群凶降伏，緩則四勢和平。
山有惡形，當面來朝者禍速。
水如急勢，登穴不見者禍遲。
趨吉避凶，移濕就燥。
重重包裹紅蓮瓣，穴在花心。
紛紛拱衛紫微垣，尊居帝座。
前案若亂雜，但求積水之池。
後山若嵯峨，必作掛燈之穴。

星以剝換爲貴，形以特達爲尊。
土不土而金不金，參形雜勢。
木不木而火不火，眩目惑心。
蓋土之小巧者類金，木之尖亂者似火。
金清土濁，火燥水柔。
木之妙無過於東方，北受生而西受克。
火之炎獨尊于南位，北受克而東受生。
先破後成，多是水來生木。
始榮終滯，只因火去克金。

木爲祖，火爲孫，富而好禮。
金是母，木是子，後必有災。
水在坎宮，鳳池身貴，金居兌位，烏府名高。土旺牛田，木生文士。
水星多在平地，妙處難言。
火星多出高山，貴而無敵。
木須有節，金貴連珠。
所貴者活龍活蛇，所賤者死鯁死鱗。
雖低小不宜瘦削，雖屈曲不要欹斜。
德不孤，必有鄰，看他侍從。
眼不明，徒費力，到底模糊。
五星依此推，萬變難以枚舉。

第四章 論水法

論山可也，于水何如。
交鎖織結，四字分明。
穿割箭射，四凶合避。
撞城者，破家蕩業，背城者，勾性強心。
發福悠長，定是水纏玄武，爲官富厚，必然水繞青龍。
所貴者五戶閉藏，所愛者三門寬闊。
垣局雖貴，三門逼窄不須觀；形穴雖奇，五戶不關何足取。
元辰當心直出，未可言凶。
外面轉首橫欄，得之反吉。
以之界脈則脈自止，以之藏風則風不吹。

水才過穴而反跳，一文不值。
水若入懷而反抱，一發便衰。
水口則愛其緊如葫蘆喉，抱身則貴其彎如牛角樣。
交牙截水者最宜聳拔，當面瀦水者惟愛澄凝。
聳拔者，如赳赳武夫之捍城；澄凝者，若肅肅賢臣之拱位。
水口之砂，最關利害，此特舉其大略，當自察其細微。

第五章 論龍脈

水固切於觀流，山尤難於認脈。
或隱顯於茫茫迴野，或潛藏于淼淼平湖。
星散孤村，秀氣全無半點。
雲蒸貴地，精光略露一斑。
聳于後，必應於前；有諸內，必形諸外。
欲求真的，遠朝不如近朝；要識生成，順勢無過逆勢。
多是愛遠大而嫌近小，誰知迎近是而貪遠非。
會之于心，應之於目。

三吉六秀，何用強求。正穴真形，自然默合。
死絕處有生成氣局，旺相中察休廢蹤由。
棄甲曳兵，過水重興營寨；排槍列陣，穿珠別換門牆。
遊龜不顧而參差，是息肩於傳舍。
連珠不止而散亂，似假道於他邦。
滾滾桃花，隨風柳絮，皆是無蒂無根，未必有形有氣。

若見土牛隱伏，水纏便是山纏。
或如鷗鳥浮沈，脈好自然穴好。
水外要四山來會，平中得一突爲奇。
細尋朝對之分明，的要左右之交固。

堂寬無物，理合辯于周圍。
水亂無情，義合求於環聚。
當生不生者，勢孤援寡。
見死不死者，子弱母強。
鶴膝蜂腰，恐鬼劫去來之未定。
蛛絲馬跡，無神龍落泊以難明。
仿佛高低，依稀繞抱。

求吾所大欲，無非逆水之龍。
使我快於心，必得入懷之案。
蜂屯蟻聚，但要圓淨低回。
虎伏龍蟠，不拘遠近大小。
脈盡處須防氣絕，地卑處切忌泉流。
來則有止，止則或孤，須求護托。
一不能生，生物必兩。要合陰陽。
有雌有雄，有貴有賤。
其或雌雄交度，不得水則爲失度。
倘如龍虎護胎，不過穴則爲漏胎。

可喜者龍虎身上生峰，可惡者泥水地邊尋穴。
出身處要列屏列障，結穴處要帶褥帶裯。
當求隱顯之親疏，仍審怪奇之趨舍。
犀角虎牙之脫漏，名爲告訴之星；驪珠玉幾之端圓，即是貢陳之相。

亦有穴居水底，奇物異蹤；更有穴在石間，剝龍換骨。
水底必須道眼，石間貴得明師。
豈知地理自有神，誰識桑田能變海。

骨脈固宜剝換，龍虎須要詳明。
或龍去虎回，或龍回虎去。
回者不宜逼穴，去者須要回頭。
蕩然直去不關欄，必定逃移並敗絕。

或有龍無虎，或有虎無龍；無龍要水繞左邊，無虎要水纏右畔。
或龍強虎弱，或龍弱虎強；虎強切忌昂頭，龍強尤防嫉主。
莫把水爲定格，但求穴裏藏風；到此著眼須高，更要回心詳審。
兩宮齊到，忌當面之傾流；一穴居中，防兩邊之尖射。
東宮竄過西宮，長房敗絕；右臂尖射左臂，小子貧窮。
最宜消息，無自昏迷。

相山亦似相人，點穴猶如點艾。
一毫千里，一指萬山。
若有生成之龍，必有生成之穴。
不拘單向雙向，但看有情無情。
若有曲流之水，定有曲轉之山；何用九星八卦，只須顧內回頭。

莫向無中尋有，須於有處尋無；或前人著眼之未工，或造化留心以福善。
左掌右臂，緩急若冰炭之殊；尊指無名，咫尺有雲泥之異。
傍城借主者，取權於生氣；脫龍就局者，受制於朝迎。
大向小地，小向大地，不宜亂雜。
橫來直受，直來橫受，更看護纏。
須知移步換形，但取朝山證穴。
全憑眼力，斟酌高低，細用心機，參詳向背。
內直外鉤，盡堪裁剪，內鉤外直，枉費心機。
勿謂造化難明，觀其動靜可測。
辨真僞於造次之間，度順逆於性情之外，未知真訣，枉誤世人。

細看八國之周流，詳察五星之變化。
截氣脈於斷未斷之際，驗禍福於正不正之間。
更有異穴怪形，我之所取，人之所棄。
若見藏牙縮爪，機不可測，妙不可言。

石骨過江河，無形無影。
平地起培塿，一東一西。
當如沙裏揀金，定要水來界脈。

平洋穴須斟酌，不宜掘地及泉；峻峭山要消詳，務要登高作穴。

穴裏風須回避，莫教割耳吹胸；面前水要之玄，最怕沖心射脅。
土山石穴，溫潤爲奇；土穴石山，嵯峨不吉。
單山亦可取用，四面定要關欄；若還獨立無依，切忌當頭下穴。
風吹水劫，是謂不知其所裁。
左曠右空，非徒無益而有損。

石骨入相，不怕崎嶇；土脈連行，何妨斷絕；但嫌粗惡，貴得方圓。
過峽若值風搖，作穴定知力淺。
穴前折水，依法循繩，圖上觀形，隨機應變。
穴太高而易發，花先發而早凋。高低得宜，福祥立見。
雖曰山好則脈好，豈知形真則穴真。
枕龍鼻者，恐傷於唇；點龜肩者，恐傷於殼。
出草蛇以耳聽蛤，出峽龜以眼顧兒。
舉一隅而反三隅，觸一類而長萬類。

雖然穴吉，猶忌葬凶。
立向辨方，的以子午針正。
作當依法，須求年月日之良。
山川有小節之疵，不減真龍之厚福。
年月有一端之失，反爲吉地之深殃。

過則勿憚改，當求明師；擇焉而不精，誤於管見，謂凶爲吉，指吉爲凶。
擬富貴於茫茫指掌之間，認禍福於局局星辰之內。
豈知大富大貴，而大者受用，小吉小福，而小者宜當。
偶中其言，自神其術。苟一朝之財賄，當如後患何！謬千里於毫釐，請事斯語矣。

追尋仙跡，看格尤勝看書；奉勸世人，信耳不如信眼。
山峻石粗流水急，豈有真龍，左回右抱主賓迎，定生賢佐。
取象者必須形合，入眼者定是有情。
但看富貴之祖墳，必得山川之正氣。

何年興，何年廢，鑒彼成規；某山吉，某山凶，了然在目。
水之禍福立見，山之應驗稍遲。
地雖吉而葬多凶，終無一發；穴尙隱而尋未見，留待後人。
毋執己見，而擬精微；須看後龍，而分貴賤。
三吉鍾于何地，則取前進後退之步量。
劫害出於何方，則取三合四沖之年應。
遇吉則發，逢凶則災。
山大水小者，要堂局之寬平；水大山小者，貴祖宗之高厚。
一起一伏斷了斷，到頭定有奇蹤；九曲九彎迴複迴，下手便尋水口。

山外山稠疊，補缺障空；水外水橫闌，弓圓弩滿。

緊拱者富不旋踵，寬平者福必悠深。

修竹茂林，可驗盛衰之氣象。天關地軸，可驗富貴之速遲。

牛畏直繩，虎防暗箭，玄武不宜吐舌，朱雀切忌破頭，穴前忌見深坑。臂上怕行交路。

上不正而下參差者，無用。左空缺而右重抱者，徒勞。

外貌不足，而內相有餘，誰能辨此。

大象可觀，而小節可略，智者能知。

何精神顯露者反不祥，何形勢隱拙者反爲吉。

蓋隱拙者卻有奇蹤異跡，顯露者多是花穴假形。

膠柱鼓瑟者何知，按圖索驥者何曉。

城上星峰卓卓，真如插戟護垣。面前墩阜，換作排衙唱喏。

華表捍門居水口，樓臺鼓角列羅城。

若非立郡遷都，定主爲官近帝。

眾山輻輳者，富而且貴。

百川同歸者，清而又長。

山稱水，水稱山，不宜偏勝。

虎讓龍，龍讓虎，只要比和。

八門缺，八風吹，朱門餓葶。

四水歸，四獸聚，白屋公卿。

突中之窟須遷，窟中之突莫棄。

窮源千仞，不如平地一堆。外聳千里，不若眠弓一案。

山秀水響者，總爲絕穴。

水急山粗者，多是神壇。

不論平地高山，總宜深穴。

若是窮源僻塢，豈有真龍。

遠看腳頭。高抬眼力。

根大則枝盛，源深則流長。

長要龍真而穴正，要水秀以沙明。

登山見一水之斜流，退官失職。

入穴見眾山之背去，失井離鄉。

若見文筆孤單，硯池污濁。

枉鑿匡衡之壁，徒關孫敬之門。

財山被流山之返牽，花蜂釀蜜。

懷抱有圓峰之秀異，螺贏負螟。

一歲九遷，定是九流九曲。

十年不調，蓋因山不十全。
水若屈曲有情，不合星辰亦吉。山若欹斜破碎，縱合卦例何爲。
覆宗絕嗣，多因水盡山窮。
滅族亡家，總是山飛水走。
不問何方，允爲凶兆。

論官品之高下，以龍法而推求。
天乙太乙侵雲霄，位居台諫。
禽星獸星居水口，身處翰林。
數峰插天外，積世公卿。
九曲入明堂，當朝宰相。
左旗右鼓，武將兵權。前障後屏，文臣宰輔。
犀牛望月，青衫出自天衢。
丹鳳啣書，紫詔頒于帝闕。
文筆聯於誥軸，一舉登科。
席帽近於禦屏，東宮侍讀。
衙刀交劍，名持帥閫之兵。
鼓角梅花，身領知州之職。
銀瓶盞注，富比石崇。玉帶金魚，貴如裴度。
三千粉黛，牽公子之魂消。八百煙花，惹王孫之腸斷。
娥媚山現，女作宮妃。金誥花開，男婚公主。
魚袋若居兌位，卿相可期。天馬若在南方，公侯必至。
頓筆多生文士，卓旗定出將軍。
內憂外闔，文武不同。
某郡某州，分野可斷。
御座禦屏，入內台而掌翰。
頓給槍鼓，鎮外閫以持權。
帶倉帶庫，陶猗之富可期。
生曜生宮，王謝之名可望。
文星低而夭顏回，天柱高而壽彭祖。
印浮水面，煥乎其有文章。
水聚天心，孰不知其富貴。
巧憑眼力，妙在心思。

物以類推，穴由形取。
虎與獅狔相似，雁與鳳凰不殊。
一或少差，指鹿爲馬。
渾然無別，認蚓爲蛇。
或取斜曲爲釵，四圍不絕。
或求橫直爲劍，兩畔不包。

文筆畫筆，二者何分。衙刀殺刀，兩般無異。
若坐山秀麗，殺刀化作衙刀。
或本主賤微，文筆變爲畫筆。
尖槍本凶具，遇武士以爲奇。
浮屍固不祥，逢群鴉而反吉。
鼓笛非神仙不取，無道器則出伶官。
印劍非天師不持，有香爐則爲巫祝。
葫蘆山現，術士醫流。木杓形連，瘟疾孤寡。
或是胡僧禮佛，錯認拜相鋪氈。
或是屍山落頭，誤爲謝恩領職。
形如囚獄，與祥雲捧日何殊。
勢簞花，與風吹羅帶何異。

出陣旗見劫山爲劫盜，死筆遇殺水爲殺傷。
一坯土居正穴之前，未可斷爲患眼。一小山傍大山之下，未可指爲墮胎。
或作蟠龍戲珠，或作靈貓捕鼠。
貴通活法，莫泥陳言。

卷簾水現，入舍填房。
珥筆山尖，教唆詞訟。
兒孫忤逆，面前八字水流。
男女淫奔，案外抱頭山現。
玉印形如破碎，非瞽目則主傷胎。
金箱頭若高低，非煙包則爲灰袋。
探頭側面，代有穿窬。拭淚搥胸，家遭喪禍。
屍山居水口，路死扛屍。腫腳出墳前，瘟疫浮腫。
出林虎無以啖之，則傷人。伏草蛇無以制之，則損己。
蜈蚣鉗裏，眠犬懷中。凡此惡形，地之有法。

嘶馬必聞風於他處，驚蛇還畏物於坡中。
取舟楫於前灘，貴游魚于水上。
荷葉不可重載，瓜藤僅可小栽。
泊岸浮牌豈畏風，平沙落雁偏宜水。
魚貫而進，馨香在於卷阿。
雁陣而低，消息求於迴野。
人形葬於臍腹，卻要窩藏。
禽形妙在翼阿，不拘左右。
不可一途而取，豈容一例而言。

蓋黏倚撞，細認穴情。

吞吐浮沉，務依葬法。

唇臍目尾顙腹，三吉三凶。角耳鼻協腰足，四凶二吉。
形似亂衣，妻必淫，女必妒。勢如流水，家必敗，人必亡。
或遇提蘿之山，定生乞丐。若見擎拳之勢，定出凶徒。
水破太陰，雲雨巫山之輩。山欹文曲，亂流洛浦之人。
頭開兩指似羊蹄，出人忤逆。腦生數摺如羊協，犯法徒刑。
文筆若坐懸針，切宜謹畏。孝帽若臨大墓，勿謂無凶。
小人中君子，鶴立雞群。君子中小人，蓬生麻內。
抵中玉表，多生庶出之兒。狐假虎威，必主過房之子。
爲人無嗣，只因水破天心。有子出家，定是水沖城腳。
亦有虛拱，無情似乎有情。多見前朝，如揖卻非真揖。
頂雖尖圓而可愛，必腳走竄而顧他。縱有吉穴可遷，不過虛花而已。

萬狀千形鹹在目，三才八卦本諸心。
好地只在方寸間，秘術不出文字外。
土崩陷而神鬼不妥，木凋落而旺氣將衰。
源泉混混出明堂，氣隨飄散。
白石磷磷張虎口，必主刑傷。
更防東屈西伸，最怕左牽右拽。
危樓寺觀，忌聞鐘鼓之聲。
古木壇場，驚見雷霆之聲。
怪石若居前案，必有凶災。吉星既坐後龍，豈無厚福。
忽見山裂者，橫事必生。嘗聞水泣者，喪禍頻見。
其或聲響如環珮，進祿進財。若然滴漏注銅壺，守州守郡。
鑿鑿洞洞，響而亮者爲貴。淒淒切切，悲而泣者爲災。
然而有聲不如無聲，明拱不如暗拱。
一來一去，有福有災。
一急一緩，有利有害。

留心四顧，緩步重登。
二十四山，山名太雜。
三十六穴，穴法何迂。
宗廟之水法誤人，五行之山運有准。
逆水來朝，不許內堂之氣。
翻身作穴，切須外從之回頭。
所貴關藏，最嫌空缺。

隔水爲護者，何妨列似屏風。就身生案者，須要回如肘臂。
毋友不如己者，當求特異之朝山。同氣然後求之，何必十分之厚隴。
尖山秀出，只消一峰兩峰。曲水來朝，不論大澗小澗。

眾水順流而散漫，不用勞神。四山壁立而粗雜，何勞著眼。
山無朝移夕改之勢，水有陵遷谷變之時。
水不亂灣，灣則氣全。山不亂聚，聚則形止。
淺薄則出人淺薄，寬平則出人寬平。
只只山尖射，豈子之所欲哉。
源源水斜流，其餘不足觀也。
後山不宜壁立，去水最怕直流。
更嫌來短去長，切忌左右傾瀉。
流神峻急，雖屈曲而驟發驟衰。
水口開關，不重疊而易成易敗。
其或勢如浪湧。何如卓立之峰。脈若帶連，何必高昂之阜。
帶連者貴接續而不斷，浪湧者須重疊以爲奇。
脈有同幹異支，支嫩延蔓。勢有回龍顧祖，祖不厭高。
察其老嫩精粗，審其生旺休廢。

若言陽宅何異陰宮，最要地勢寬平，不宜堂局逼窄。
若居山谷，最怕凹風。若在平洋，先須得水。
土有餘，當闢則闢。山不足，當培則培。
先宅後墳，墳必興而宅必敗。先墳後宅，宅既盛而墳自衰。
明堂平曠，萬象森羅。眾水歸朝，諸山聚會。
草盛木繁，水深土厚。牆垣籬塹，俱要迴環。
水圳池塘，總宜朝揖。
與夫鐵爐油榨，水碓牛車。立必辨方，作當依法。

水最關於禍福，水宜合於圖經。
所忌者水尾源頭，所戒者神前佛後。
壇殿必居水口，羅星忌見當堂。
形局小者，不宜傷殘，寸土惜如寸玉。
垣局闊者，何妨充廣，千家任住千年。
一山一水有情，小人所止。大勢大形入局，君子攸居。
泰山支麓水交流，孔林最茂。龍虎山中風不動，仙圃長春。
因往推來，准今酌古。

牧堂之論深於理，醇正無疵。
景純之術幾於神，玄妙莫測。
法度固難盡述，機關須自變通。
既造玄微，自忘寢食。
亟稱水何取于水，誰會孔聖之心。
盡信書不如無書，還要離婁之目。
賦稟雖雲天定，禍福多自己求。

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是之取爾。
天之生人，地之生穴，夫豈偶然。
欲求滕公之佳城，須積叔敖之陰德。
積德必獲吉地，積惡還招凶地。
莫損人而利己，勿喪善以欺天。
穴本天成，福由心造。
發明古訣，以雪吾心。
地理精粗，包括殆盡。
切記寶而藏之，非人勿示。
慎傳後之學者，永世無窮。

《雪心賦》新解

關鳳翔老師（抱璞齋主）

第一章地理之宗

蓋聞天開地辟，山峙川流，二氣妙運於其間，一理並行而不悖，氣當觀其融結，理必達於精微。地學中，巒頭與理氣，是相輔相成，巒頭中不離理氣，理氣中不離巒頭。由智士之講，求豈愚夫之臆度。體賦於人者，有百骸九竅；形著於地者，有萬水千山。自本自根，或隱或顯。胎息孕育，神變化之無窮；生旺休囚，機運行而不息。地靈人傑，氣化形生。孰雲微妙而難明，誰謂茫昧而不信。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勢使人合，山勢使人離。古人卜宅，有其義而無其辭，後哲著書，傳於家而行於世。葬乘生氣，脈認來龍；穴總三停，山分八卦。納氣指氣由外來，在內納之，故宅重門路，人居其中，納之也。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昧於理者，孰造于玄微。惟陰陽順逆之難明，抑鬼神情狀之莫察。布八方之八卦，審四勢之四維。有去有來，有動有靜。

第二章論山水本源

迢迢山發跡，由祖宗而生子生孫，汨汨水長流，自本根而分支分派。入山尋水口，登穴看明堂，岳瀆鐘星宿之靈，賓主盡東南之美。立向貴迎官而就祿，作穴須趨吉而避凶。必援古以證今，貴升高而望遠。辭樓下殿，不遠千里而來，問祖尋宗，豈可半途而止。祖宗聳拔者，子孫必貴，賓主趨迎者，情意相乎。右必伏，左必降，精神百倍；前者呼，後者應，氣萬千。辨山脈者則有同幹異枝，論水法者則有三叉九曲。

第三章論氣脈分合

卜雲其吉，終焉允臧，吉地乃神之所司，善人必天之克相，將相公候，胥此焉出，榮華富貴，何莫不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毋忽斯言；得于斯必深造于斯，蓋有妙理。要明分合之勢，須審向背之宜。散則亂，合則從，物以分，類以聚。是以潛藏須細察，來止要詳明。山聚處，水或傾斜，謂之不善，水曲處，山如散亂，謂之無情。訣以言

傳，妙由心悟。既明倒杖之法，方知卦例之非。辨真偽於造次之間，度順逆於性情之外，未知真訣，枉誤世人。

第四章論五星轉換

細看八國之周流，詳察五星之變化。星以剝換爲貴，形以持達爲尊。金清土濁，火燥水柔。木之妙無過於東方，北受生而西受克；火之炎獨尊于南位，北受克而東受生。水在坎宮，鳳池身貴，金居兌位，烏府名高，土旺牛田，木生文士。水星多在平地者，妙處難言，火星多出高山，貴而無敵；木須有節，金貴連珠。所貴者活龍活蛇，所賤者死鰍死鱔；雖低小不宜瘦削，雖屈曲不要欹斜。德不孤，必有鄰，看他侍從；眼不明，徒費力，到底模糊。五星依此推，萬變難以枚舉。

第五章論水法

論山可也，于水何如。交鎖織結，四字分明。穿割箭射，四凶合避。撞城者破家蕩業，背城者傲性強心。發福悠長，定是水纏玄武，爲官富厚，必然水繞青龍。所貴者五戶閉藏，所愛者三門寬闊。垣局雖貴，三門逼窄不須觀，形穴雖奇，五戶不關何足取。元辰當心直出，未可言凶，外面轉首橫欄，得之反吉，以之界脈則脈自止，以之藏風則風不吹。水纏過穴而反跳，一文不值，水若入懷而反抱，一發便衰。水口則愛其緊如葫蘆喉，抱身則貴其彎如牛角樣。交牙截水者最宜聳拔，當面瀦水者惟澄凝。聳拔者如赳赳武夫之捍城，澄凝者若肅肅賢臣之拱位。水口之砂，最關利害，此特舉其大略，當自察其細微。

第六章論龍脈行度

水固切於觀流，山尤難於認脈。聳于後必應於前，有諸內必形諸外。欲求真的，遠朝不如近朝，要識生成，順勢無過逆勢。多是愛遠大而嫌近小，誰知迎近是而貪遠非。會之于心，應之於目。三吉六秀，何用強求，正穴真形，自然默合。死絕處有生成氣局，旺相中察休廢蹤由。棄甲曳兵，過水重興營寨，排鎗列陣，穿珠別換門牆。遊龜不顧而參差，是息肩於傳舍；連珠不止而散亂，似假道於他邦。滾滾桃花，隨風柳絮，皆是無蒂無根，未必有形有氣。

第七章論龍穴真假

若見土牛隱伏，水纏便是山纏，或如鷗鳥浮沉，脈好自然穴好。水外要四山來會，平中得一突爲奇。細尋朝對之分明，的要左右之交固。堂寬無物，理合辯于周圍，水亂無情，義合求於環聚。當生不生者，勢孤援寡，見死不死者，母弱子強。鶴膝蜂腰，恐鬼劫去來之未定，蛛絲馬跡，無神龍落泊以難明。仿佛高低，依稀繞抱。求吾所大欲，無非逆水之龍，使我快於心，必得入懷之案。蜂屯蟻聚，但要圓淨低回；虎伏龍蟠，不拘遠近大小。脈盡處須防氣絕，地卑處切忌泉流。來則有止，止則或孤，須求護托。一不能生，生物必兩。要合陰陽。有雌有雄，有貴有賤。其或雌雄交度，不得

水則爲失度。倘如龍虎護胎，不過穴則爲漏胎。可喜者龍虎身上生峰，可惡者泥水地邊尋穴。犀角虎牙之脫漏，名爲告訴之星；驪珠玉幾之端圓，即是頁陳之相。亦有穴居水底，奇脈異跡；更有穴在石間，剝龍換骨。水底必須道眼，石間貴得明師。豈知地理自有神，誰識桑田能變海。

第八章論龍虎

骨脈固宜剝換，龍虎須要詳明。或龍去虎回，或龍回虎去，回者不宜逼穴，去者須要回頭。蕩然直去不關欄，必定逃移並敗絕。或有龍無虎，或有虎無龍，無龍要水繞左邊，無虎要水纏右畔。或龍強虎弱，或龍弱虎強，虎強切忌昂頭，龍強尤防嫉主。莫把水爲定格，但求穴裏藏風，到此著眼須高，更要回心詳審。兩宮齊到，忌當面之傾流，一穴當中，防兩邊之尖射。東宮竄過西宮，長房敗絕；右臂尖射左臂，小子貧窮。最宜消息，無自昏迷。

第九章論葬法

相山亦似相人，點穴猶如點艾，一毫千里，一指萬山。若有生成之龍，必有生成之穴，不拘單向雙向，但看有情無情。若有曲流之水，定有曲轉之山，何用九星八卦，只須顧內回頭。莫向無中尋有，須於有處尋無，或前人著眼之未工，或造化留心以福善。左掌右臂，緩急若冰炭之殊；尊指無名，咫尺有雲泥之異。傍城借主者，取權於生氣；脫龍就局者，受制於朝迎。大向小地，小向大地，不宜亂雜。橫來直受，直來橫受，更看護纏。坐忌空，不忌短，特論常理，豈所執於翻身回結之局？山直來，穴橫受，多忌眾忌，彼惡知乎脫龍就局之奇。勢逆砂順，誰識離鄉堪取貴，水朝砂抱，須知此地好救貧。須知移步換形，但取朝山證穴。全憑眼力，斟酌高低，細用心機，參詳向背。內直外鉤，盡堪裁剪，內鉤外直，枉費心機。勿謂造化難明，觀其動靜可測。山本靜，勢求動處；水本動，妙在靜中。靜者池沼之停留，動者龍脈之退卸。眾山止處是真穴，眾水聚處是明堂。堂中最喜聚窩，穴後須防仰瓦。更看前官後鬼，方知結實虛花。山外拱而內逼者，穴宜高；山勢粗而形急者，穴宜緩。高則群凶降伏，緩則四勢和平。山有惡形，當面來朝者禍速；水如急勢，登穴不見者禍遲。趨吉避凶，移濕就燥。重重包裹紅蓮瓣，穴在花心，紛紛拱衛紫微垣，尊居帝座。前案若亂雜，但求積水之池；後山若嵯峨，必作掛燈之穴。截氣脈於斷未斷之際，驗禍福於正不正之間。更有異穴怪形，我之所取，人之所棄。若見藏牙縮爪，機不可測，妙不可言。石骨過江河，無形無影，平地起培塿，一東一西。當如沙裏揀金，定要水來界脈。平洋穴須斟酌，不宜掘地及泉；峻峭山要消詳，務要登高作穴。穴裏風須回避，莫教割耳吹胸；面前水要之玄，最怕沖心射脅。土山石穴，溫潤爲奇，土穴石山，嵯峨不吉。單山亦可取用，四面定要關欄，若還獨立無依，切忌當頭下穴。風吹水劫，是謂不知其所裁。左曠右空，非徒無益而有損。石骨入相，不怕崎嶇，土脈連行，何妨斷絕；但嫌粗惡，貴得方圓。過峽若值風搖，作穴定知力淺。穴前折水，依法循繩，圖上觀形，隨機應

變。穴太高而易發，花先發而早凋。高低得宜，福祥立見。雖曰山好則脈好，豈知形真則穴真。枕龍鼻者，恐傷於唇；點龜肩者，恐傷於殼。出草蛇以耳聽蛤，出峽龜以眼顧兒。舉一隅而反三隅，觸一類而長萬類。雖然穴吉，猶忌葬凶。

第十章論克擇

立向辨方，的以子午針正，作當依法，須求年月日之良。山川有小節之疵，不減真龍之厚福，年月有一端之失，反為吉地之深殃。過則勿憚改，當求明師；擇焉而不精，誤於管見，謂凶為吉，指吉為凶。擬富貴於茫茫指掌之間，認禍福於局局星辰之內，豈知大富大貴，而大者受用，小吉小福，而小者宜當。偶中其言，自神其術。苟一朝之財賄，當如後患何！謬千里於毫釐，請事斯語矣。

第十一章論仙跡祖墳

尋仙跡，看格尤勝看書；奉勸世人，信耳不如信眼。山峻石粗流水急，豈有真龍，左回右抱主賓迎，定生賢佐。取象者必須形合，入眼者定是有情。但看富貴之祖墳，必得山川之正氣。何年興，何年廢，鑒彼成規，某山吉，某山凶，了然在目。水之禍福立見，山之應驗稍遲。地雖吉而葬多凶，終無一發；穴尚隱而尋未見，留待後人。

第十二章論後龍

母執己見而擬精微，須看後龍而分貴賤。三吉鐘于何地，則取前進後退之步量。劫害出於何方，則取三合四沖之年應。遇吉則發，逢凶則災。山大水小者，要堂局之寬平，水大山小者，貴祖宗之高厚。

第十三章論水口

一起一伏斷了斷，到頭定有奇蹤，九曲九彎回後回，下手使尋水口。山外山稠疊，補缺障空，水外水橫欄，弓圓弩滿。緊拱者富不旋踵，寬平者福必悠深，修在茂林可驗盛衰之氣象，天關地軸可驗富貴之速遲。

雪心賦

雪心賦，相傳為唐朝昭文館學士章貢卜則巍著。唐書百官志注：神龍（武后年號）元年改弘文館曰昭文館。掌管四庫圖書修寫校對之事。但遍查舊唐書及新唐書，均無卜則巍其人。所謂章貢，乃江西之章水與貢水，贛江之上遊也，以章貢稱其籍貫，義不可通。明史藝文志附篇國史經籍志子類有雪心賦一卷，不著撰人。

雪心賦駢乃駢體文體裁，工整而典麗。其開頭說理與氣，純粹是南宋理學家之口吻。其中有云：葬氣生氣，乃套用葬書之言，不知葬書至宋始出，倘若雪心賦作者是唐朝人，豈能及見？又云：前者呼，後者應。是套用北宋歐陽修醉翁亭記之句。其偽託之跡，昭然若揭矣。

地理辨正錄要，引述鄭熊蕉窗問答：自昔紫陽作賦，命曰雪心。紫陽是指朱熹，因朱熹之父朱松，嘗讀書於安徽歙縣城南之紫陽山，其後朱熹居福建崇安縣，仍榜其廳事曰紫陽書室，以示不忘之意。後人又在歙縣設紫陽書院，紀念朱熹。鄭熊謂雪心賦爲朱熹所作，是鑒於其說理與氣，頗似朱子語類及其答問之言。朱熹嘗著參同契考異一卷，託名空同道士鄒訢，亦啓人竇耳。

雪心賦文字雅醇，乃通儒而精於地學者著作，但後人竄入一部分浮文，以致醇疵錯雜矣。例如論官品之高下一段，浮夸而不切實際，今刪之。抱璞齋主誌。

蓋聞天開地闢，山峙川流，二氣妙運於其間，一理並行而不悖，氣當觀其融結，理必達於精微。

朱子語類中說：天地初開，只是陰陽之氣，這一個氣運，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撬去許多渣滓，裡面無處出，便結成地在中央。又云：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渣滓便成地，今登高望，群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水泛如此。只不佑因甚麼時凝了，初時極軟，後來方凝得硬。

朱熹生於西曆一壹三零年，卒於一二零零年，他對於地球之創造揣測，與歐西學者之星雲說有些近似。但是地球究竟如何誕生及形成？西方天文學家亦各有不同見解。

理之全體是太極，朱子之形上學，係以周濂溪之太極圖說爲骨幹，而以邵康節所講之數，張橫渠所說之氣，及程明道伊川兄弟所說形上形下及理氣之分，而融合之。

文集中答楊志仁有云：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

語類云：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爲體，故萬物各有一太極。

文集中又答黃道夫書云：天地之間，有理有氣。

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

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氣，然後有形。

語類云：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卻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鳥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子白地生出一個物事。這個都是氣，若理則只是個淨潔空的世界，無形，他卻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氣，則理便在其中。

地學中，轡頭與理氣，是相輔相成，轡頭中不離理氣，理氣中不離轡頭。

廖金精陰契陽符有云：地理之學，推明理氣，此其標準也。蓋理寓於氣，氣囿於形，形以目觀，氣須理察。是故山水融會之處，就是形止氣凝之地。此所以目力與心思，巧妙精微，方爲達理。

由智士之講，求豈愚夫之臆度。

堪輿之學，導源於周易，博大精深，上而建都立郡，下而立宅安墳，胥賴此以權衡。是以上智者深信其理，中智者或疑信參半，下愚者迷信其術。

李默齋嘗云：地理有理有法，理生乎法，法生乎理。儒者持理，術者任法，往往相軋而不相下。惟彼至人，合而求之，以臻其極，斯為萬世之宗旨也。

所謂至人，就是上智之士也，在在講求真理，處處求取實證。例如南宋蔡元定，固理學家而精堪輿學者也，其所扞祖墳及自營壽藏，則皆名地，其孫蔡抗拜相，諡文肅公，屢代貴顯。以視歷代相傳四大名家之楊，曾，廖，賴，其子孫寂寂無聞者，相去為何如耶？若夫下愚者迷信術數，不講求真理，致令術愈秘而詭愈多，數愈繁而驗愈寡。

體賦於人者，有百骸九竅；形著於地者，有萬水千山。自本自根，或隱或顯。

此乃借人身之構造，以喻大地之形。人身有九個孔竅，體內有百餘骨骼，亦猶大地之上，千山萬水，總言其多。山脈之或起或伏，河流之或放或收，雖然顯者易見，隱者難尋，但亦猶樹木之有根與本，可以溯其原而其委。

胎息孕育，神變化之無窮；生旺休囚，機運行而不息。

上二句指山，下二句指水。因來龍而至結穴，猶婦人懷胎，有一定之過程，故追尋山脈，原其起，即其止，由發脈而過峽；而入首結穴，極盡剝換變化。至於隨龍之水，如葬書所云：源於生氣，派於未盛，朝於太旺，澤於將衰，流於囚謝。歷來諸家註解，各持己見。從巒頭解釋者，則謂水之來，如生氣之發源，及至聚於穴前，則旺氣凝蓄矣；其去也則有餘而未盡，至於出口，則水口之山交牙關鎖。所以水之來去，如機器運行，晝夜不停息。

地靈人傑，氣化形生。孰云微妙而難明，誰謂茫昧而不信。

人傑地靈，借用唐朝王勃秋日登滕王閣餞別序中之句。大凡一個英雄豪傑之誕生，必稟受山川之靈氣，在今日科學時代言之，亦不排除地靈感應之理，又在具體之世界中，每類生物之生，皆先由氣化，而後由形生。

朱子語類云：天地之初，如何討個人種。自是氣蒸結成兩個人，那個個人便如今人身上蟲，自然變化出來。

又云：氣化是當初一個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生卻是有此一個人，後乃生生不窮底。

人之來源如此，其他生物之來源，當亦如此。山川對人類感應之理，從前德國之哲學家黑革爾已言之。

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勢使人合，山勢使人離。

試看中國與印度兩大民族，地本相鄰，而種族，政教，風俗，語言，文字，竟無一相同，此無他，喜馬拉雅山脈橫貫其間，為主要影響。靈城精義形氣章云：山谷異氣，

平原一氣。例如中國吳，越，閩，廣，語言習尚，各不相同，乃異氣使然。長江北岸，四望廣漠，其語言習尚，雖數百里多為通同，乃一氣使然。

嘗見山水廣大之地方，出人多度量寬宏，山水逼窄之地方，出人多胸襟狹隘。山端正而水清平，出人平易正大，山峻嶒而水冲激，出人兇狠乖戾。山條看而條變其形，出人多詭詐。山渾然而壑愈深，出人多深沉。山動而勢斜，水多而流亂，出人多淫蕩。峰尖水秀則人文盛，山高水長則福澤大。山明水秀則人貌美，山粗水濁則人貌寢。甚至富貴貧賤賢愚壽夭，皆隨其氣化而形生者也。是故因形以察氣，因氣以究理，亦而有徵。

古人卜宅，有其義而無其辭，後哲著書，傳於家而行於世。

卜宅，謂擇墓穴也。禮記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但上古時代，雖有卜宅之義，而未詳細紀載。史記樛里子言：後世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漢書劉向傳：奏王氏墳在濟南者，樹皆交柯連葉，上高出屋，有立石起柳之象。袁安傳：書生指某地曰，葬後世出三公。孫堅之父孫鍾，遇三少年乞瓜，為指葬地。三國志：管輅過毋邱儉墳曰，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孫堅祖墳，有五色雲蔓延數里。此言陰宅風水之始也。自來言葬經者，不始於郭璞。舊題郭璞撰，真偽不可考，書至宋始出，蔡元定，吳澄各有刪本，今傳世者，即吳澄所定者也。

查葬經及葬書等名稱，正史有記載可稽者，首見舊唐書經籍志五行類，內列葬經八卷又十卷，無撰者姓名。又有肅吉撰之葬經二卷，又有葬書地脈經一卷，不著撰文。新唐書藝文志五行類，內列葬經二，又葬經十卷，又葬書地脈經一卷，皆無撰者姓名，又有由吾公裕撰葬經三卷，依此以觀，大抵葬經與葬書，只是當時之泛稱，亦猶今日所通稱之相書及食經之類。

及至宋史藝文五行類，始列郭璞葬書一卷。至於隋書經籍志歷數類，內列相宅圖八卷，五姓墓圖一卷，又云梁有家書四卷，黃帝葬山圖四卷，五音相墓書五卷，五音圖墓書九十一卷，五姓圖山龍及科墓葬不傳各一卷，雜相墓書四十五卷已失。

明史藝文志附編國史經籍志，子類所列相宅相墓之書更多，計有宅吉凶論三卷，相宅圖八卷，保生一宅經一卷，王澄撰二宅髓脈經一卷，陰陽二神歌一卷，寶鑑訣一卷，修造法一卷，宣聖宮道書一卷，張盱撰囊金二宅一卷，一行僧撰諸經要術宅經一卷，二宅黃黑道秘訣一卷；魁綱庫樓修造法一卷。李淳風撰應上象修造妙訣一卷，呂才陰陽遷造賓主經一卷，王澄陰陽二宅集要一卷，北斗行年修造一卷，龍子經一卷，天遷圖一卷，九星行年修造法一卷，活曜修造定吉凶法一卷，黃道修造法一卷，聽龍經一卷，天星歌一卷，相宅訣一卷，陰陽二宅圖經一卷，上象陰陽星圖一卷，天上九星修造吉凶歌一卷，通日照砂斗輪經一卷，相宅通天竅十卷，陰陽二宅相占一卷，陰陽二宅歌一卷，淮南王見機八宅經一卷，蕭吉撰五姓宅經一卷，牛欄經一卷，簡文帝經十四卷，祠經一卷。

以上是宅經。

庚季才地形志八十七卷，地理三寶經九卷，地理新書三十卷，地理指南三卷，地理斗中記一卷，地理八山神將圖一卷，地理六壬六甲八山經八卷，五姓合諸家地理一卷，家書四卷，黃帝葬山圖四卷，五音相墓經五卷，五音圖墓書九十一卷，五姓圖山龍一卷，青烏子三卷，葬經八卷又十卷，葬書地脈經一卷，墓書五陰一卷，雜墓圖一卷，墓圖立成一卷，六甲家名雜忌要訣二卷，郭氏五姓墓圖要訣五卷，壇中伏尸一卷，胡君玄女彈指五音法相家經一卷，由吾公裕葬經三卷，孫季邕葬範三卷，歷代山形圖一卷，撥砂碎山形一卷，山形總載圖一卷，寶星圖一卷，五音山岡訣一卷，昭幽記一卷，周易枯骨經一卷，郭璞撰周易括地林一卷，郭璞撰葬書一卷，邱延翰玉函經一卷，邱延翰曜氣細斷一卷，邱延翰銅函經一卷，邱延翰撥砂經論詩一卷，騰靈正訣一卷，郭璞撰撥砂成明經一卷，呂才撥砂經六卷，一行相山取地訣一卷，一行吉墓圖一卷，呂才靈山秀水經一卷，秦皇青囊經三卷，曾氏青囊子歌一卷，郭璞青囊經二卷，曾楊二仙青囊經一卷，地理要訣八卷，元堂內範二卷，胡文翊地理脈要三卷，八山圖局一卷，地理通元秘訣一卷，地理解經祕訣一卷，天地鑒八山一卷，寶鑑經一卷，郭璞錦囊經一卷，連山鬼運正經一卷，搜元歌一卷，山卦放水訣一卷，雪心正經一卷，曾山人識山經一卷，李望嶺識山經一卷，翎毛經一卷，騰雲八曜歌圖一卷，天卦放水訣一卷，黃囊氣曜一卷，邱延翰黃囊大卦訣一卷，真徵正訣經一卷，楊筠松鼓角沙經一卷，饗福集三卷，毛漸五龍祕法真訣一卷，真機寶鑑治曜經一卷，枯骨枕中見經一卷，天華六龍經一卷，郭璞元堂品訣三卷，曾楊二仙亡魂冢經頌一卷，范起鳳洞林別訣一卷，孫季邕會元經二十四卷，地理燈心祕訣一卷，地理撥砂搜坐論一卷，臨山寶鑑斷風訣一卷，八分歌一卷，透天神煞百二十一卷，寶曜騰雲訣一卷，地理祕要九星訣一卷，文星上山法一卷，天定六秀經二十卷，黃禪師星水工經一卷，五虎圖一卷，玉囊經一卷，叢金訣一卷，黃泉收水吉凶一卷，撥砂正龍天形十三卷，八仙徵妙法一卷，斷墓法一卷，赤松子明鑑碎金六卷，地龍發水經一卷，金河流水訣一卷，司馬頭陀名壁記一卷，山頭步水經一卷，撥砂山經一卷，九仙經二卷，駐馬經二卷，碎寶經一卷，天輪十二帝一卷，夾竹桃花正經一卷，六壬龍首經一卷，龍子觀珠經三卷，九龍經一卷，鑑龍脈訣二卷，陰陽金車論一卷，玉鑑論一卷，地理走馬穿山通元論一卷，五家通天局一卷，天曜博龍換骨經一卷，尋龍八式歌一卷，郭璞周易穿地林一卷，狐首經一卷，郭璞地理碎金一卷，郭璞等撰八仙山水經一卷，諸葛武侯相山訣三卷，諸葛武侯大堂金鑑一卷，白鶴十宅骨記一卷，司馬頭陀地理括一卷，司馬頭陀六神回水訣一卷，司馬頭陀括地記一卷，青烏子相地骨一卷，赤松子訣一卷，楊烏子星水地理訣一卷，李淳風星水地理訣一卷，李淳風馬上尋山訣一卷，李淳風步穴要訣一卷，李筌金華覆墳經一卷，稽古經一卷，龍髓經一卷，疑龍經一卷，辨龍經一卷，撼龍經一卷，九星祖局圖一卷，五星龍祖一卷，朱桃仙地理賦詩論三卷，玄女碎山經一卷，二十八禽星圖一卷，楊公曜金歌並三十六圖一卷，瑩穴經一卷，金匱正經一卷，金鎖正要一卷，元談經一卷，錦囊遺錄一卷，五行統例一卷，地理手鑑一卷，鄭宏農骨髓經一卷，五行統例一卷，地理手鑑一卷，地骨經一卷，蔡牧堂發徵論一卷，張子徵玉髓經四十卷，

瑩穴神驗經一卷，元胎葬經一卷，一寸金穴法一卷，陰陽定論六卷，玉尺經二卷，廖瑀地理正鵠四卷，祝氏選擇神髓經一卷，青囊玄女指訣一卷，枯骨林祕訣一卷，劉伯溫披肝露膽一卷，一粒粟一卷，堪輿管見一卷。

抱璞齋主按：明史藝文志附編國史經籍志著錄之宅經三十九種，葬書一百七十八種，流傳至現在者，不過十餘種而已。

清史藝文志術數類，有吳元音撰葬經箋注一卷，榮錫勳撰撼龍經校補十二卷，疑龍經校補三卷，李文田撰撼龍經注二卷，蔣平階撰秘傳水龍經五卷，黃越撰天玉經注七卷，天玉經說七卷，張惠言撰青囊天玉通義五卷，端木國瑚撰楊氏地理元文注四卷附周易葬說一卷，葉泰撰地理大成三十六卷，山法全書十九卷，平陽全書十五卷，蔣平階撰地理辨正五卷，地理存真一卷，地理古鏡歌一卷，歸厚一卷，紀大奎撰地理末學六卷，水法要訣五卷，趙榆森撰羅盤解一卷，胡國楨撰羅經解定七卷，尹有本撰微圖考一卷，汪沆撰青囊解惑四卷，陳詵撰地理述要八卷，江志伊刪定地學簡明十七卷，洪枬撰地理言一卷，徐迪惠撰地理辨正圖說一卷，程永芳撰地理水法宗旨二卷，黃錫紱撰地理真蹤一卷，尹有本撰地理精語四卷，陸應穀撰地理或問二卷，熊起礪撰堪輿洩秘六卷，箬冠老人撰八宅明鏡二卷，魏青江撰宅譜指要四卷，宅譜邇言二卷，選時造命四卷，宅譜修方五卷，吳鼎撰陽宅撮要二卷，姚文田撰陽宅闢謬一卷，陽宅玉髓真經一卷不著撰人，甘時望撰五種祕竅全書十七卷，梅自實撰定穴立向開門放水墳宅便覽要訣四卷，余楙撰靈城秘旨一卷，陳確撰葬書二卷，張澐撰地理驪珠一卷，戴鴻撰翻卦挨星圖訣考一卷，邵嗣宗撰葬考一卷，端木國瑚撰周易葬說一卷，丁芮樸撰風水祛惑一卷，王載宜撰慎終錄要一卷，寇宗撰菊逸山房山法備考一卷，許楹撰罔極錄二卷，范鯤撰蜀山葬書二卷，張朝晉撰喪葬雜說一卷，李德輝撰神珠真經一卷，水盤八針法一卷不著撰人。

抱璞齋主按：明清兩代，流傳至今而不收入藝文志之堪輿名著亦不少，例如明代徐善繼，善述兄弟合著之地理人須知，徐試可著之琢玉斧轡頭歌括，羅經頂門針，重編地理天機會元，清代張九儀編之四彈子及砂水要訣，張仲山著之地理辨正宜解，溫明遠著之地理辨正續解，于楷著之地理辨正錄要，蔡岷山著之地理辨正求真，榮錫勳著之地理辨正翼，朱蓴著之地理辨正補，張心言著之地理辨正疏，范宜賓著之乾坤法竅，鄧恭撰之地理知本金，華湛恩著之地理天心正運，吳頤慶著之地理大用，林士恭著之地理全體，周梅梁著之地理仁考必讀等，皆其最著者也，至若較為晚出之沈氏玄空及地理辨正抉要，更無論矣。

葬乘生氣，脈認來龍；穴總三停，山分八卦。

此是引葬書所云：葬者，乘生氣也之義理。

易經繫辭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卦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大過之卦，內卦爲巽，外卦爲兌，澤上風下，乃風水之名詞所由出，葬書所謂得水爲上，藏風次之。之義也。兌巽二卦皆陰卦，是故所謂：葬，陰事也。世俗稱墳墓爲陰宅，其義亦本此。二卦重之，則中四爻皆陽（鷹：初九至初五爻皆爲陽爻），上下二爻皆陰（鷹：初六上六皆爲陰爻），葬者，上下皆土（鷹：上六納甲未土，初六納甲丑土），人藏其中，負陰抱陽之義也。所謂乘生氣，乘之一字，譬如人之乘車及乘馬，蓋氣從上升，葬書謂反氣納骨。但乘氣與納氣截然不同，陰宅爲乘氣，陽宅爲納氣。納氣指氣由外來，在內納之，故宅重門路，人居其中，納之也。

脈認來龍，則是說明有好山脈方能結美穴，但須要認識來龍之真假，方能決定生氣抑或死氣。大凡龍勢推：

生氣	死氣
左則左爲生氣	右爲死氣
右爲死氣	粗硬者爲死氣
脈來勢強則薄處爲生氣	厚處爲死氣
脈來勢急則緩爲生氣	急處爲死氣
脈來勢緩則急處爲生氣	緩處爲死氣

靈城精義云：立穴無尺寸之移，受氣有耳腰之異，分金有轉移之巧，氣線無毫髮之差。其慎重言之如此。

穴總三停之意，並非指每個結穴之山體，有上停，中停，下停，亦即所謂天地人三才穴，世俗庸師，藉此欺人自欺。須知一個山體而結上，中，下停三才之穴者，不是沒有，而是很少。余嘗在廣州市郊白雲山見之，其中停之穴，大詩人黃晦聞祖墓也。又嘗在佛山附近見倫文 祖墓乃中停之穴也。上停之穴乃鄭氏祖墓，發出一個少將師長，其下停之穴乃陳氏祖墓，發富者。

山分八卦，定穴立向之基本法，左旋陽龍須配右旋陰水，右旋陰龍須配左旋陽水，八卦既分，陰陽乃定。葬者，葬於陰陽相交之中和者也。今之業堪輿者，每每入主出奴，不知左右旋者，三合之理，亦即葬書所謂：源於生氣，派於未盛，朝於大旺，澤於將衰，流於囚謝。之義。此亦二氣感應以相與之明徵。蓋山巒者，體也。玄空者，用也。三合者，亦體亦用也。定向在挨星前，挨星在定向後，此乃明師三合與挨星合用之法，若能說出其理，當改容謝之。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昧於理者，孰造於玄微。

堪輿家又稱爲形家，以其爲人選擇住宅及佳墓，主要是相度形勢。形以目觀，須要目力精巧，否則模糊看過，似乎門面可觀，但仔細參詳，卻非真形正結，則誤己誤人，莫此爲甚。

余常謂研習斯術者，分爲三種眼界，其一是俗眼，亦即李默齋先哲關徑集所言之五俗是也。一愛盡龍，二愛龍虎鉗口，三愛兩水合襟，四愛主峰正頂，五愛大明堂。

其二是法眼，亦如關徑集中所云：

倘於山繚亂之中，眾龍擁出之處，審其大會之情，而知其正脈結作。高出雲霄而不失於孤寒，低近泥塗而不淪於卑下，或結於至斜至側至隱之處，而不失於險誕。雖餘氣或左或右，或前或後，數里奔逸而不爲嫌。雖穴前無水無田，無朝無對，一臂掬轉，而不以爲異。如所謂順騎龍，斧下，斬關下，皆了然於心目中而安然有主，則有八九分先生矣。若能如此，已達法眼境界矣。

其三是道眼，亦即是法眼之更進一步，如望氣而可預知，察時而可觀變，若非道眼之更進一步，何足以語此？

堪輿家觀形之外，又須察理。所謂氣須理察，若真理不明，徒費目力，難望深造而達於玄妙精微之境界。

惟陰陽順逆之難明，抑鬼神情狀之莫察。

地理之道，不外陰陽順逆四字盡之。但其義多般，以巒頭言之，既有山體之陰陽與山勢之順逆，亦有水勢之陰陽與水流之順逆。以理氣言之，既有八卦之陰陽，二十四方位之陰陽，六十四卦之陰陽，三百八十四爻之陰陽。亦有陽順陰逆，挨星與飛星之法。而所謂鬼神情狀者，乃譬喻山水合局，生氣融聚爲吉神，山水破局，凶氣叢集爲鬼劫。若不明其理，不察其情，終其生在歧途之中。

布八方之八卦，審四勢之四維。有去有來，有動有靜。

此言巒頭中有理氣，理氣中有巒頭。二者相輔相成，不能偏廢。大凡看地，首先審形度勢，跟著把羅盤測定方位，將形局分布八個基本方位，然後細分爲二十四位，看來脈從那一方位入首，穴前上堂之水那一個方位來，那一個方位去，那一個方位出口，取陰陽相配，決定坐向。再按三元九運，順逆飛布，察生旺休囚。

所謂四勢，則是指前後左右之大勢，即術家所謂左爲青龍，右爲白虎，前爲朱雀，後爲玄武。如左水倒右則左爲天門，右爲地戶，左砂宜低，右砂宜高，天門宜開，地門宜閉。右水倒左則反是。

四維就是乾坤艮巽，例如子午卯酉四正之勢，則四維之山水宜相配，方爲天元一氣，若人元一氣及地元一氣，亦依此類推。其一來一去，一動一靜，亦以此而推排。

迢迢山發跡，由祖宗而生子生孫，汨汨水長流，自本根而分支分派。

迢迢指其遠，汨汨指其長。若論中國崑崙山脈而言，起於帕米爾高原東面之嶺，沿著西藏，中崑崙，西崑崙，亦即堪輿家所稱之北幹，中幹，南幹。

北幹起於帕米爾山結，沿西藏新疆邊界爲崑崙之主脈；出青海，北走甘肅，折而東北，經綏遠，察哈爾，熱河，黑龍江，吉林，遼寧各省，復向南延展，入河北山東，正脈

盡於運河南岸。山脈隨地異名，有祁連山，賀蘭山，陰山，興安嶺，完達嶺，元寶山，勞山，管涔山，太行山，恆山，泰山等。支脈爲長白山，入朝鮮半島爲大白山脈，越朝鮮海峽入日本之九州，四國及本州而盡。

中幹起於巴顏喀喇山，斜貫青海，向東伸展經甘肅，四川，陝西，河南，安徽各省，盡於洪澤湖畔，其山脈有岷山，秦嶺，伏牛山，大別山，皖山，霍山等。

南幹自唐古喇山起，南下入西康雲南二省，合雪山，高黎，貢山等而爲橫斷山脈。但本脈東南行，經廣西，廣東，湖南，江西，福建，浙江，江蘇等省，而盡於東海之濱。其山脈隨地異名，有雲嶺，五嶺，衡山，廬山，括蒼山，九連山，天目山，仙霞嶺，武夷山等。

地學家綜其本支各脈，稱爲崑崙山系。中國之江河，發源於西北部高原地帶，注於太平洋。在東北部則有黑龍江，全長約四千七百公里，流至蘇聯之韃靼海峽入海。在北部有黃河，全長約四千四百公里，至天津附近流入渤海。在中部有長江，全長約五千九百公里，至江蘇流入東海。在南部有粵江，全長約三千四百公里，至廣州附近流入南海。此爲中國之四大河流，其流域廣大，乃中國主要大川。茲作簡要分述之：

黑龍江之上源有二，其一出自蒙古之肯特山麓，稱敖嫩河；另一出自蘇聯之倬功土山北，稱因戈達河。二源分向東北流，至黑龍江省之漠河縣西會合，始名黑龍江，流域包括黑龍江省，吉林省，遼寧省。

黃河爲漢族文化之起源，歷代建都多數在黃河流域。黃河之導源，古來傳說不一。但在公曆一九五二年，組成黃河探測隊，由開出發，前往青海作實地探查，溯本追源，查悉在噶達素齊老峰之北，地名雅合拉達合澤者，其中有約古宗列渠，乃黃河之真正源頭。黃河流域包括青海，甘肅，寧夏，綏遠，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九省。

長江爲中國最大河流，亦爲亞州第一大名川。源出青海西南部之唐古喇山脈與巴顏喇山脈之間，入江蘇省而流至江都縣南，鎮江縣北，此一小段，特稱之揚子江，因爲該處古時有揚子津，揚子橋，揚子縣等而得名，西方人不察，竟以揚子江之名而總稱長江，其實長江可以包括揚子江，而揚子江則不能包括長江。長江流域包括青海，西康，四川，雲南，貴州，湖南，湖北，河南，陝西，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十三省。

粵江爲南嶺山脈以南諸水所注，上源有三，爲西江，北江，東江。故此粵江亦即是三江之總稱。粵江流域包括廣西及廣東兩省。

入山尋水口，登穴看明堂：

從前俗諺謂風水先生分爲三等，上等先生觀星斗，中等先生尋水口，下等先生隨山走。所謂觀星斗，並非指觀天上之星辰，而是形容觀察巒體成若何星體，是否成垣局之狀，就可決定結穴之大小。但入山尋水口，乃看地之捷訣，若見每一個地，方水口之山，關鎖週密，更有華表，捍門居水口，禽星獸星守水口，羅星塞水口，其內必有大地。若水口空闊，全無關欄，斷無吉地，即有小結，發福亦甚短暫。

至於登月看明堂，乃辨認結穴之真假及葬墓之興敗主要關鍵。洩天機明堂入式歌云：

尋得真龍與正穴，須把明堂別。

明堂氣聚始爲奇，不聚即非宜。

凡是穴前坦夷處，便是明堂位。

大抵明堂原有三，取用必相參。

小明堂在圓暈下，立穴辨真假。

龍虎裏是中明堂，交會要消詳。

大明堂在案山內，必須四水會。

李默齋先生關徑集論明堂有云：

明堂於風水關係甚大，所以聚後龍之氣，界穴前之水，皆須此也。

葬經曰，乘風則散，明堂太闊，風不乘之以散吾真氣乎？又曰：界水則止，明堂太闊，何取憑藉以界止脈之水乎？常見公卿大地，俱有山坵砂水，逆轉橫欄以翕聚堂氣。堂氣既聚，則真氣自凝，人丁無不昌盛。若山砂懶散，堂氣盪然，如勇將統弱兵，呼之不應，策之不前，萬事垂首，聽其敗壞。設使山砂緊拱，堂氣週迴，如武夫將士，聽令於大將之前，叱可生風雲，運動可驅山海，凡取營度，何不底於成功也。此皆應於影響，非臆見也。

又常見大家之山，千崗萬嶺，必擁於前，雖不見水與田，而氣象軒昂，驟發顯貴。以闊大明堂論之，彼何有也？若有闊大明堂，除非得一砂緊拱，自成家務，乃可當之。所謂汪汪千頃明堂外，內局週圍如轉環也。

若無內局，水口十分交鎖完固，亦可無礙，但發福差池，不若內局尤善，所謂明堂能容萬馬，水口不容一舟是也。非此二者，即後有清真龍脈，前有秀異朝山，亦主貧窮孤寡，五六代方能發福。然亦暫貴而不富，有官無祿，或霎時富貴，而不能長久。蓋真氣既散，力量自減，定主有頭無尾，得一失三也。若龍穴不真，明堂又蕩，又無內局水口，則一敗塗地無疑矣。今之俗師與庸劣主人，見明堂闊大，則視之如寶，極力圖謀，即敗亡踵至，猶然不省，殊可悼也。言之極爲痛切。

嶽瀆鍾星宿之靈，賓主盡東南之美。

嶽指五嶽，即東嶽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恆山，中嶽嵩山。

瀆指四瀆，爾雅釋水篇云：江，淮，河，濟爲四瀆，發源注海者也。雪山賦作者認爲天象與地形，兩相參合，大抵取義於繫辭傳所謂：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之觀念。是中國古代堪輿家認爲上有五星，下則有五嶽，上有天河天漢，下則有長江大河。

如玉尺經云：天分星宿，地列山川。足見中國古代堪輿家之天文地理常識貧乏。其實易繫辭所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只是表明古人作易經，因天象與地形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以明其變化而已，並非謂天有此象，則地有此形也。

賓主盡東南之美，引唐代王勃秋日登滕王閣餞別序中之句，形容結穴之地，主山與客山，如賓主相對，互相揖讓，無反背側身，才為佳穴與美砂，否則，無情無意。

如祝觀物所云：無情無意漫輕遊，萬嶂山千不轉頭，縱似天然真正穴，須知此地是虛邱。

立向貴迎官而就祿，作穴須趨吉而避凶。

關徑集中，論點穴葬法有云：地理有兩截工夫，尋山居半，點穴葬法居半。尋好山，而向坐不宜，高下淺深不中，亦不發福。

李默齋先生常言：寧與人家尋千墳，不與人家立一向。可見立向之慎重如此。但所謂迎官就祿，歷代堪輿家有許多爭論，主巒體者，如琢玉斧所云：

山水兩佳局罕有，官祿兩就法須知，倘山不如水之有情，祿當就則就之也，如水不若山之秀拱，官當迎則迎之焉。但有貪峰失向者，例如地理人子須知所引述江西樂平縣徐駙馬祖地，以及元朝末年之陳友諒部將劉漢四祖地，在樂平縣土名軍山，呼為將軍大座形。

又如張九儀在琢玉斧巒頭歌括中之增釋云：淳安方臘（南宋人）祖墳，巽龍入首，酉水特朝，正是假殺為權，地之極大者，殊誤用玉尺經，巽見辛，辛見巽，兩承妙用之說，竟坐乙向辛。夫巽龍乙山，撥龍為殺，穴既受剋，面前辛向酉水流動，向又受傷。惟龍真穴的，氣旺脈清，所以勃焉興起，佔據數州；而穴被龍剋，既違本山結穴之意，酉水殺辛，又少化煞為權之方，所以不數年而撲滅。設使當日遇著真師，扞立卯山西向，則穴與向皆得生氣，便去逆效順，而為吳越錢王，汪越國公，似亦不難。此則以理氣言之也。雖然，諸家持論各異，但以經驗言之，既要細察面前砂水之情意，又要參合三元九運生旺之宜，才不致錯向。

至於作穴趨吉避凶之法，關徑集言之甚詳：嘗譬之煉丹，得山是藥材，葬法是火候，火候分毫差厘，亦不成丹，所謂傳藥不傳火之說。昔人曰：山吉葬凶與棄屍局同。又曰：多少真龍並正穴，墓中虛葬幾千秋。又曰：只象一隻木馬兒，不得明師翻了，皆指葬法言也。尋山與葬法難易淺深，自是不同，尋山雖四五分地理，皆可自得，點穴葬法，非有六七分地理，莫臻其妙。所謂望勢尋龍易，登山點穴難。又曰：一年尋龍，三年點穴。此語可深思也。今人以粗心浮氣乘之，或以私智小術參之，但見一山來，未諳其全體性情，即謬為點穴，十常差其八九，竟何異於隔靴搔癢乎？

大抵點穴有二，其一在葬上方向，其二在穴之高下左右，與葬之或淺或深。方向無他，既參砂水之向背，復顧來龍之陰陽，又睇朝山之喜忌，有天然不可易而正向者，有龍虎圓淨，緊兜逆水，而對龍虎中腰，若近案然，謂之駕折向。

下手邊龍虎嘴長，或田級塾，在下手兜轉墳前，則當其嘴角向之，謂之剪向。或龍虎與向不相宜，則內作一向以受生氣，外作一局以聚堂氣，亦是古法。或近案低，遠朝高，則棺葬低處以受內局，穴立高處以控遠朝，亦甚相宜，皆定穴工夫也。

至於開塚放棺尤精細，古人曰：吞吐浮沉，務依葬法。心目不明，如何措手？

吞者，入墳塋一位放棺，龍穴寬者宜下。

吐者，出墳塋一位放棺，龍穴峻急者宜下。

浮者，淺葬之謂，四尺五尺不等，或平洋低，或山平脈露，宜此法。

沉者，深葬之謂，八尺九尺至丈餘不等，凡山高土厚，脈峻而粗者，宜此法。

又有以朝對論淺深者，四應高則淺葬以乘其氣，四應低則深葬以避其風，此亦一理，但尺以龍脈為主。又曰：陰脈沉潛深處取，陽脈浮露淺中藏。又曰：穴形大小，亦各有宜，山大局寬，大開墳塋，以收堂氣，山小局小，則惜土如寸，玉墳大則氣洩無歸矣。又曰：後天雨水，分毫不宜流入墳塋，宜略鋤分開兩邊去。至於點穴尤難，千變萬化，不離高低左右之中，深淺出入之宜，不外陰陽二字而已，於陰陽之中，能識其少陰少陽，則玄之又玄也。

予於四字訣，平之下已悉言之。凡見一山雖峻，然高峻之下，有窩如仰掌，坦如平地，有一二丈寬處，則雖後極其峻，前極其低，宜於此處作穴，即千仞不嫌其高，更於四應審之，無少欠缺，乃高穴之盡善者也。

若後山來得太粗太急，出乳太長，於乳之盡頭處平散處下之，即陰來陽受也。

若乳之初出粗大，到盡頭處若斷若無，只些兒乳起，此之謂紫氣脈，初雖硬直，到中間處，似飛似擺，只此宜斜下，此之謂仙帶脈，尤乳穴之難得者也。

若閃左閃右，則有神技存焉，非法眼不識，有一穴之中，而金井偏右偏左者，有一峰之主，而墳塋偏左偏右者，有中峰無穴情，顧兩邊而取穴於龍處臂上者，有刑煞在左，則穴居於右者，刑煞在右，則穴居於左者，有穴星匾大，則臨弦而出者，有星體粗雄，則向側而安者。所謂仙人多是下坡，正謂此也。

乳窩之穴，又有真假，當以穴後陰流之水分之，後水平平坦坦而來，謂之陽會水，宜略鋤挖，分開兩邊。

若穴後水傾瀉直急而來，或一槽合注而來，謂之陰流水，謂之水破天心，謂之漏槽貫頂，至毒至毒。

今人點穴，多以山之直臂爲乳，所以穴後之水，有傾瀉直急之患。多以山罅爲窩，以山之下爲窩，所以穴後之水，有漏槽破天心之患，此皆穴後之嫌者，故並及之。

必援古以證今，貴升高而望遠。

李默齋常以身親經歷者語人曰：地理非讀一櫃書，非覆二，三千穴古墳，非二十年窮搜極討於山水間，斷斷不知其妙。此乃援引古格，吸取前人經驗，用以印證今日之作

法。若看地，莫如升高而望遠，則脈從何處來，何處止聚；水從何方來，何方會合。局勢之大概，盡收眼底。余嘗至杭州，登六和塔，縱覽形局，方知傳伯通臨安行在表所舉之真切。

辭樓下殿，不遠千里而來，問祖尋宗，豈可半途而止。

所謂樓與殿，是形容山脈發跡起頂之高大巍峨，甲一方是也。

洩天機入式歌云：祖龍高起名樓殿，常有雲氣現，環繞名為聚講山，根本在其間。

張白雲說：尋地須先認祖宗，更於離祖察行跡，辭樓下殿峰巒秀，預識前途異氣鍾。

故所謂辭樓下殿者，譬如大貴人之出巡，必前呼後擁，護 周密。山脈而有長短之別，是決定結地之大與小。

撼龍經云：尋龍千里非迢遞，其次五百三百里。

玉髓經云：大龍千里費推尋，一二百里作邵邑。

洩天機入式歌云：幹龍住處分遠近，千里為大郡，二三百里可為州，過此則封侯，百里祇堪為縣治，下此為鎮市。

是皆說明山脈行度長則結作大，山脈行度短則結作小。以崑崙山三大幹言之，南幹行度最長，亦最得水，故南幹所經之地，為中國最富庶之省份，亦為最近數百年來文化最高之區。至於尋地，所謂問祖尋宗，主要是詳察其剝換傳變，以定其正枝抑或旁枝，因為真與假，貴與賤，美與惡，全在祖宗落脈處分辨，此乃尋地之關鍵也。但墓地結作之大小，又不宜過分牽拘長短而比較，故玉髓經又云：

若還執一去尋龍，行遍江湖無一地。可知法貴變通，理難固執。

祖宗聳拔者，子孫必貴，賓主趨迎者，情意相乎。

人無祖宗何以出，山無祖何以來？是以山之有祖，譬如樹之有根。根固則枝葉茂，根廢則枝葉萎。大凡山脈起祖貴則結穴必貴，山脈起祖賤則到頭亦賤。總之山之起祖，喜高昂端聳，忌低弱欹斜。以香港九龍山脈言之，大帽山是九龍及香港之主峰，亦即九龍及香港山脈之祖，其形勢端嚴高聳，為九百五十八英呎，乃九龍及香港範圍內最高者。

珠山集云：尋龍法，看龍宗，祖宗高大子孫雄，若是龍祖微弱了，到頭氣化也相同。遠者不必論，如廣州之白雲山，端嚴秀麗，為吾粵之首，故融結廣東省會，為華南第一都會。新會之圭峰山，端嚴峙立，上有天池，故新會人文輩出，明代陳白沙及近代梁啟超其尤著者也。至於山之分為賓主，所謂賓，是指朝山；所謂主，是指結穴之主山。若結穴既貴，而賓山與主山又相對如揖讓，如趨前，如迎接，則賓主之情意孚信而投契矣。

琢玉斧撥砂歌云：論朝山，如何取，朝與坐穴分賓主，不拘山水並堪朝，總取特來為最美。

古人又云：朝山亦自有真假，若是真時等來也，如或假時山不來，徒愛尖圓巧如畫。是以論客山與客水，特朝爲上，借朝次之，無朝斯下矣，此亦借賓定主之法也。

右必伏，左必降，精神百倍；前者呼，後者應，氣萬千。

穴場前後左右之山，形容爲朝，迎，侍。但術家則以左爲青龍，右爲白虎，前爲朱雀，後爲玄武。其名辭最先見於禮記曲禮篇：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葬書援用之。洩天機入式歌云：

砂有朝迎與侍，四者君須也。當面特來名曰朝，不怕遠迢迢。穴若真時方出現，假時難見面。迎是隨龍向前行，見穴回頭迎，或隨朝山來聚集，遠望形如揖。侍在穴前並兩邊，端拱默無，言遮斷客山不許入，森森如竹立。是護龍左右隨，生怕拗風吹，本身枝腳爲龍虎，皆在中數。所以，穴場左右之山，必取其有俯伏降服之情，最忌反背側身，無情而顧外。若見龍降虎伏之狀，自然尊貴，而精神百倍矣。

前者呼，後者應，借用北宋歐陽修醉翁亭記之句。此是形容前後迎送之山，有呼之即應，策之即前之狀，如此形局，乃地之至美者也。

辨山脈者則有同幹異枝，論水法者則有三叉九曲。

山脈有枝幹，譬如樹木之有木幹與分枝。幹脈跌斷遇峽，復聳起高山，分枝擎脈，正出者爲幹中之幹，旁出者爲枝。但同幹者有幹中枝，同枝者有枝中幹。尋山者當然要分辨幹龍與枝龍，但不可固執幹龍一定結大地，枝龍只是結小地。雖然，都會之融結，都是幹氣所鍾，惟墳墓則殊少，幹氣大盡融結真穴。

疑龍經云：君如尋得幹龍窮，二水相交穴受風，風吹水劫卻非穴，君如到此是疑龍。看山譬如樹木，樹幹豈有開花結果之理。必是生出嫩枝，方能開花結果。所謂：老龍抽出嫩枝柯，大地多從腰裏落。即此義也。

論水法

若論水法，有三叉九曲之。所謂三叉水，若自巒頭言之，謝子逸至寶經云：

大凡點穴，先看大八字，下有小八字，兩邊有蝦鬚水，送氣脈下來，交到三叉盡處，必開口然，如是又要辨認上分下合分曉，方知真假，若上面有分，下面有合，陰陽交度，乃爲真穴。或上面有分，下面無合，則是陰陽不交度，乃爲假穴。

分合有三，其一乃毬簷水分來下合，爲第一合。其二乃小八字水分來下合，爲第二合。其三乃大八字水分來下合，爲第三合。

神寶經云：三合三分，見穴土乘金之理，兩片兩翼，察相水印木之情。

胎腹經云：真龍既濟，真水夾絕，天心湧凸，必有真穴。

又云：立穴之法，必有真砂，真砂既應，正穴無差，砂開兩路，水對三叉。

胡矮仙云：兩片三叉穴自然，杖隨斜側枕尖圓，接迎放送分強弱，個字之中玄又玄。
若自理氣言之，則青囊云：

龍分兩片陰陽取，水對三叉細認蹤。

但理氣家對三叉之義，各有不同解釋，蔣大鴻地理辨正云：

三叉，即後城門界水合處必有三叉，知三叉之在何方，則知來龍之屬何脈矣。

張心言地理辨正疏云：三叉，消水口也。如遇合格大地，可將元運圖橫看，並將四十八局圖豎看，消水來龍，自然配合，不爽毫釐，其實不外天地定位，一六共宗數語。青囊經蔣傳，固已借端發明，但只將八卦立論，不肯說明六十四卦耳。

沈竹初地理辨正抉要云：按上文，龍分兩片，則水一片，前已言之，此何以復言水對三叉乎？因山一片是靜，即實一片也。水一片是動，即空一片也。但水較山爲複雜，如城門一訣，可以補水一片之不足。

但水較山爲複雜，如城門一訣，可以補水一片不足。又如水裏排龍，在二運時，而遇三字挨到之處，三爲未來之氣。陰陽二宅，在三運時必旺是也。本來蔣大源已隱約言之矣，誰料張心言將六十四卦解釋之，沈竹初又將水裏排龍之法解釋之，均爲導人於歧途。

其實玉尺經云：眾水趨歸東北，而坤申之氣施生，流來向震辰，而乾亥之龍秀育。已言之甚詳，以大者論之。

例如北京形局，北運河，永定河，大清河會合於渤海灣大沽口，乃三叉也，位在巽方，可知北京之地脈自乾方來。

又如上海之形局，吳淞江口進潮凡四十里，又有一幹水名蘇州河者，凡六十七轉灣，由西折西北復趨北，至白渡橋下，與黃浦江合襟成三叉口，位在艮方，可知上海之地脈自坤方來。

又如廣州之形局，北江，西江會合，又與東江會合而爲珠江，在白鵝潭合襟成三叉口，位在坤方，可知廣州之地脈自艮方來。

又如香港島，三叉口在鯉魚門艮方，可知香港島之地脈自坤方來。（鷹：坤方，大嶼山乎？）

至若水之有九曲，是極言其灣曲之多，非一定以九曲水爲上格也。

卜云其吉，終焉允臧，吉地乃神之所司，善人必天之克相，將相公候，胥此焉出，榮華富貴，何莫不由。

此乃申明大地不易強求，須積善之人，方能得之。地理人子須知著者徐善善述兄弟，引其祖父存耕公詩云：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牛眠鶴舉獲奇遇，只存方寸地中求。亦勸人積德爲求地之本而已。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毋忽斯言；得於斯必深造於斯，蓋有妙理。

此乃申明知其義而不如求其法，得其訣仍須深研其術。原註云：學地理者，一要明師傳授，二要心靈目巧，三要多看古跡，四要讀書明理，五要專心致意，六要心術端正，方可以言斯道。地理人須知卷首凡例云：地學須致力三多，而究心地書不與焉。

何謂三多？多參明師則傳授真而所聞博，多觀古格則所見廣而是非明，多經窵窳則歷鍊精而真見定。

地書固宜多覽，然紙上陳言，又在三多之外矣。拙作堪輿學原理，自序中指出：世間事物不斷的變，中國歷代著作中，例如儒家的周易，道家的老子，兵家的孫子，堪輿家的撼龍經與疑龍經，都是綜常變的著作，研究中國堪輿學術，不但要明白變的道理，更要知道變的運用，變就是辯證法。又指出：我們研究堪輿學術，不要像遺老式的國粹保存觀念，而要運用科學方法加以整理，因此，研究堪輿學術的人，首先要有國學修養，其次要有科學知識，才可由技而進乎道。此亦申明其理耳。

要明分合之勢，須審向背之宜。

是分歛與合割，周景一山洋指迷言之最詳。

所謂分歛，就是分開八字，無個字不成龍，無分金不出脈。

所謂分割，就是說明有分必有合，無分而歛者必割。

水之分合，自其小者言之，則是穴腳有微茫之合水。琢玉斧鑑水歌云：

一鑑水，論分合，有分有合穴無錯，合前合後及兩傍，氣止水交方可作。

因爲分合有三，

其自立穴毬頂，小從上分，而合於穴暈下，龍虎內者，一合也，名曰小分合。

其二自主山起頂，水從上分，而合於龍虎外，案山內者，此二合也。名曰次分合。

其三自起祖分支，水從兩分，而會於案山外合，大水口出者，此三合也。名曰大分合。但合水又有前後左右之不同，順結者合於前，迴結者合於後，橫結者或合於左，或合於右。總之，左右旁合勝於前合，旁合又不如後合，因前合爲順局，水皆順去，不能收住凝蓄。旁合者，水橫過穴前，未必皆能朝堂入口，至於後合，則翻身逆朝，隨龍之水，無不入口矣。

故古人謂：前合襟易得，後合襟難求，以其得水之蓄也。所以，有分有合，則穴之結作始真，否則水去而不合，脈去而不住，結穴必不真，此乃察水之分合，爲定穴之要訣。

若自其大者言之，則大幹龍之分水嶺，有跨兩省者，一個大都會之合水，皆爲江河，源既遠而流亦長者也。

至若向背，是論前後左右之山，向我有情，抑或背我無情，以此證穴之真假。發微論云：

向背者，言乎其性情也。夫地理之與人事不遠，人之性情不一，而向背之道可觀。其向我者，必有周旋與人意；其背我者，必有厭棄不顧之狀，雖或暫然矯飾，而真態自然，不可掩也。地理亦然，故觀地者，以觀其情之向背。故嘗謂地理之要，不過由山水背而已。山洋指迷對於向背之分析，最為詳細，謂觀花瓣菜葉，無一片不向其心，則可通其說矣。

散則亂，合則從，以分，類以聚。

洩天機俯察正法歌云：氣有聚散須俯察，不用漫山踏。

山洋指迷云：龍身，垣局，明堂，俱有聚散，不但砂向水繞為聚，砂背水走為散也。龍身之聚散以溝（山溝，下同）論，龍之本也，如層雲霧，合氣連形，遠大者千百里，近小者數十里，橫互綿延，或以五星，或以九星聚而不分，謂之聚溝。聚溝後分枝擎脈，幹從中出，枝向旁行，過峽穿帳，兩邊各起峰巒，或天弧天角，或旗鼓倉庫，謂之行溝。來歷既遠，必有住處，如貴人登堂，僚佐屬官，排列拱揖。又如行人抵家，骨肉團聚，謂之坐溝。

有此三溝，其龍乃旺，不然孤單無從，非散氣而何？

洩天機俯察本源歌云：古人俯察有四用，建都為最重，遷州立宅與安墳，大小聚中分。建都山水必大聚，中聚為城市，墳宅宜居小聚中，消息奪神功。

發微論云：小聚則地小盛，大聚則地大成。散而不聚不可以言吉地矣。

又云：大勢之聚散見乎遠，穴中之聚散見乎近。

所謂以分，類以聚，則取義於朱子語類：方以類聚，物以分。此乃形容山脈以出而分枝，水以流而分派。及至形山氣鍾之地，則山以類而聚，水亦以類而聚。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是故真龍真穴，必有真砂水，真朝對，即此義耳。

是以潛藏須細察，來止要詳明。

山脈行度，或崛起高山而重巒嶂，萬嶺巍峨，或卸下平陽而蛛絲馬跡，草蛇灰線；或渡海而朋山共水，石上留蹤。以東嶽泰山而言，清朝以前地學家都認為泰山之山脈乃中幹龍自河南滎澤縣東趨而隱伏，經大平原而崛起。及至清朝康熙年間，經過詳細勘測，才證實泰山山脈遼東渡海而來。張九儀增釋琢玉斧巒頭歌括，有一段云：安徽按察司王公諱興禹，嘗謂予曰，先生亦知泰山所自來乎？人皆言從中龍河南下來，殊不知中間平原曠野，全無墩阜脈脊可證。今以其形勢之可據者觀之，實從遼東渡海，至登萊上岸，以結泰山。予聞之，欣然大慰曰：予向觀輿地圖，見登萊海中，礁石嵯峨，水波噴激，不解其因。今日方知其為泰山崩洪也。元朝海運，屢屢壞船，唯此之故。

後遊京畿，經蒙山泰山左右，見其大勢，皆東而西，則金仁山特起東方四字，非虛語矣。

又如廣東南海縣之西樵山，在平地崛起，奇秀峭拔，遠望若蓮花，四面方立，皆內向，諸峰因小相聯屬，東面二十，南面十五，西面十八，北面十八，合共七十二。

。但初到西樵山者，不知其山脈從何而至。原來西樵山之山脈，乃由肇慶之頂湖山渡西江支流而至石頭村，崛起而為西樵山。上述之山脈行度，乃就其大者而言之也。若論其小者，則起伏曲折，剝換傳變，欲辨其行止，須審四勢。但有客山先止而立山後止者，有主山先止而客山後止者，有似去而實止者，有似止而實去者，有提單邊取而全局俱止者，有兼收並攬而大勢不止者，有先止後去而不止者，有先去後止而實止者，有極細極嫩而不止者，有不細不嫩而亦止者，有三止一去而不止者，有三去一止而竟止者，有搶朝而止者，有避朝而止者，有脈雖盡而不止者，有脈未盡而實止者。總之，變化多端，難以盡述。

古人云：有訣法，識龍行，山山脫卸向前騰，又有法，知龍止，出山合抱如朝揖。此即以山之來去分合，而識山脈之起止也。

發微論云：其出也，必有自然之來，則有分水以導之；其沒也，必有自然之止，則有合水以界之。有合無分，則其來不明，有分無合，則其止不真。此即以水之分合動靜，而識山脈之起止也。不然，心目昏迷，行止莫辨，徒將高山溜下橈棹，指為落脈，混認左右枝腳略，錯作龍虎。糊塗混過，亦似門面堪觀，精細審來，並無真脈住落。

古人云：不問後頭來不來，只要金魚水蔭腮，若有蔭腮金魚水，後頭不來也自來，是以善尋山者，務窮山脈之發跡，善審局者，務求砂水之交橫，每見發福名地，類多如此。